



禮記章句卷六

船山遺書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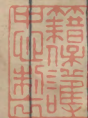
衡陽王夫之譔

月令

月令一篇舊云呂不韋所作今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
具有此文而管子淮南子亦皆有之特其文小異惟呂
氏春秋與此異者不過數字是以知其所傳自呂氏出
也先王奉天出治敬授民時蓋亦有斯義焉而夏小正
及素問所記時物亦參差略同不韋本以賈人繇嬖倖
爲秦相非能自造一家言者且其駟僇姦詭亦不能依
附正道而此篇所紀亦略髣髴先王之政教蓋戰國之

禮記章句卷六

時教散說殊八家之儒與雜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禮法
雜纂而附會之作爲此書而不韋以權力龔取捨爲己
有戴氏知其所自來非呂氏之獨造而往往與禮相近
故采之於記以備三代之遺法焉至不韋之雜以權謀
者則槩從刪斥可謂辨矣顧其謂明堂十二室王者隨
月居之以出政立說舛異與五經不合而後世公玉帶
之流創爲欹側零星非法之屋謂之明堂蔡邕祖而爲
之施及拓拔宏武曌緣飾猥蝶蓋自此始其爲戰國游
士設立虛名以驚聽觀旣無足疑若夫先王敬授之義
止以爲民農桑開斂之計未嘗屑屑然師天之寒暑陰



陽襲取以爲道法此篇所論刑賞政教拘牽時數抑不足以憲天而宜民且災祥之至謂爲人感者要以和則致祥乖則致戾爲其大較至祥沴之至或此或彼天造無心亦奚必以此感者卽以此應拘於其墟而不相移易哉君子恐懼修省敬天災而恤民患亦盡道於己而天卽不違執一成之應感以逆億天心徒爲妄而已矣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設位者天成能者人仰于其位而自替其能固已殊異乎君子之道而後世變復之邪說流爲讖緯以惑世誣民皆自此興焉自漢以來未能細此篇於五經之外今姑因其說之可通者而詮釋之其理事之不足信從者則亦略之而已凡十三章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歲首建寅日月會於娵訾之月也建寅者斗柄第一星指寅方也地有十二方天有十二次十二方者東南西北圍遶周遭正北始於子北西合於亥十二次者上下東西圍遶周遭天中爲午地中爲子東正爲卯西正爲酉而二十八宿日移一度左旋環之起女二度入元枵之次至女一度終娵訾之次也北斗隨時自運斗柄一星居常不動餘六星圓轉周回斗柄因之而易所指日遷月移以大槩言之則十二月指地之十二

方也月有朔歲有十二中氣此言月者中氣必在其月之內實則自立春訖驚蟄前一刻三十日有奇之內皆孟春也餘放此太陽東行日移一度歲而周天以常計之每一中氣行三十度有奇爲一次古今歲差所積率六十七年而差一度此據周秦之際日在斗二十三度爲冬至則立春日在危十二度雨水日在室十一度然此篇十二月所記或先或後不能盡合則記者之未審也若以大統麻法算之冬至日在箕五度初則雨水日在危六度而日月會於元枵之次矣中星者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萬分度之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一日左旋一度當晨星欲隱昏星始顯之際於南方正中午位測之以紀天行也此云昏參中且尾中者亦周秦之際之大較也十二月所記以日躔相去較之亦多不合皆記者之疏爾歲差所積至於今麻則雨水昏中畢十三度且中房三度末矣記日躔審中星皆以記天及太陽所行之舍爲太陰五星周合之本蓋治麻之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大他蓋反句古候反中丁仲反後律

中之皆同
籀七豆反

曰其日者以爲擇日之用也春王在木甲乙者木幹故

凡春以甲乙之日爲王而吉也餘放此帝古之有天下者太皞伏羲氏周末鄒衍之流推五德迭王之說謂太皞以木德王餘四帝放此神者造化之精爽句芒春時草木句屈芒萌而生故謂其神曰句芒迎春則祀之動物之屬皆曰蟲鱗者魚類至春而盛以紀取之之候也餘四蟲放此音者律之祖律者音之辨也紀音律者所以著其損益生合之數與天爲合或曰以其管吹灰候中氣之至古有此法要其驗否未可知也角者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濁清之中也太簇林鐘上生之律長八寸蔡氏曰積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分其數

者所以決卜筮之用也八木之成數於河圖位在東故應乎春凡四時之數皆用成而不用生者以卜筮用七八九六而不用一二三四象必成而後效也酸者木之味羶者木之臭紀味與臭者辨其原本於五行之化使服食者得因其運氣與府藏之虛實而損益之爲補瀉也祀謂五祀自大夫以上達於天子之所祀戶室戶自內向外出者之所先興起有事象春之生也四時各有祀而每月言之者謂此三月之內隨一月而可祀也祭祭始制飲食者於豆閒先者謂食庶羞時品祭品嘗而此先之也脾土藏木克土以所克者爲養之重妻養

夫之義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解佳買反
上時掌反

凍凌也振動也淮南子振下有蘇字蘇者更生之意上冰者冰面未釋而下已解魚出上近冰也淮南子冰上有負字夏小正上作陟義尤通獺祭魚者冰釋魚出而獺獵之也鴻鴈之大者呂氏春秋作候言鴈可以候時也來者王都在北於時鴈自江南而北也凡諸氣至物候之應必詳之者以審物理而前民用使觸物而知農桑佃魚土功之節違寒避暑之度也盡此一中氣之中諸候之應或前或後非必有定十二月之候多少詳略亦無定數後世麻家更爲增損限之以七十二而每候五日先後不移則既泥而不通而蔡氏用之演九疇之數其亦固矣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載都代反衣青之衣
於既反篇內並同

青陽左个舊說以爲明堂十二室其東三室曰青陽左

个則其北偏室也鸞鈴也鸞路縣鈴於路車之鑣上倉

與蒼通深青色馬八尺曰龍載建之車上也服謂冠飾

及佩食麥與羊其說不可曉按素問四時所食之穀畜

錯見不一皆與此不同要皆拘牽附會之言非有理據

也器食器疏以達者刻鏤疏通而形製廓達也凡此事
理穿鑿法制詭異考之三王之制皆所不合蓋周末小
道繁興以私意比擬而創立之以成一家之言謂可俟
後王之施行然不韋祖之以爲立說之本而卒不能用
之於秦況聖人之創制顯庸以體天而宜民者乎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
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
德和令行農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先悉薦反大史之大他蓋反下同齊側皆反還似宣反朝直遙反相息亮反施以或反當于浪反

禮記章句卷六

六

以立春者言以立春爲是月之始也其或因閏而在前
歲十二月者亦卽以其日爲春始矣餘三時放此立者
始基之辭謁告也盛德謂天德之成化者相戰國官名
百官之長視周之冢宰慶賞善也惠補不足也慶賜遂
行者行之於侯國慶以地賜以車服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爲常

司相吏反宿息救反離卽計反貸與忒同他得反

大史兼掌天文麻法在周則馮相保章氏屬之典者一
定之常式法者推步增減之活法司與伺通候也察也
日之躔月之離五星之遲疾進退伏見皆以二十八宿

之辰爲之度分而考較之所謂經也宿者日與辰行之
次離者月與五星周合之分所謂紀也貸差也初始也
謂麻元也以初爲常者推測勘驗必與麻元合以爲常
也孟春一歲之首故命大史守儀法以考驗去歲所頒
新麻之得失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十幹謂之日元日上辛也舊說以爲此卽郊也按仲冬
之月無郊祀之文則記月令者或卽以此當郊然祈與
報殊郊特牲以郊爲大報天於義爲允而此專以祈穀
爲言則亦非所以事天矣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律反推他回
反勞力報反

十二支謂之辰元辰上亥也耒覆土者今謂之犁壁耜
起土者今謂之犁頭參參保衣介甲謂車右也御閒
者御居中右居右當二人所立之閒也措耒耜於此稍
遠於天子尊者雖躬親有事不敢以事期之也籍之爲
言借也借民力以終畝也帝籍以其案盛奉郊廟而獨
言帝者統於尊也推謂推動耒耜行一匝下言大夫御

而此不言大夫推數者略文按國語大夫二十七推土當八十一推庶人終千畝也執爵蓋用燕禮大寢路寢御侍也士旅酬堂下不得獻故不在御列勞息其勞也三代耕籍之禮他亡所考僅見國語及此篇爾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術與遂通徐醉反相思亮反道徒到反

天氣者太虛清剛之氣地氣者水土蒸升之氣也清剛之氣降則水土之氣以抑聚而屯合憤盈逸出於清霄

禮記章句卷六

八

黃墟之間遇罅而充則草木資之振動而萌芽物有生理而時雨亦將降矣故農事於此興焉布農事者發令以修農政也田田畷舍次舍也四郊皆田獨言東郊者田畷之行自東始也封疆井牧之經界阡陌之塍埒也審者察水土高下之勢端者勿使迂曲礙耒耜也徑術者周禮遂人所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廣二尺深二尺之小溝徑廣二尺徒行之小路也言徑遂則溝畛瀘涂以上之皆審端可知舉小以槩大也善相審視之也小山曰邱岡足曰陵阪坡也險崎岸也高平曰原下平曰隰六者燥溼肥瘠各有宜種之穀雖農人所喻而或

貪多得或幸早成種非其種以陷水旱必須田峻歲省而教導之躬親者雖窮鄉僻壤田峻必履畝而視之也凡此皆田之大政歲申飭之而又爲之定其高下之準縱橫之直使行水以防旱澇者各有定則焉蓋農人見近而昧遠必田峻通爲相察乃能不惑而利於耕矣此三代田官勸農之政亦他亡所考而僅見於此凡此類則月令之不可廢者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大司樂習教也國子之教樂舞樂德樂語此獨言舞者略文春秋教羽籥此其始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修者申飭一歲所當舉之祀事也犧牲用牝爲不敬山林川澤且不用郊社宗廟可知已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覆如字 芳服反

天鳥 老反

禁禁其欲伐者止其方伐者覆擿落之也孩小蟲殺胎未生而傷其母也殺夭已生而戕其子也飛鳥求食哺子者麇獸子卵禽卵皆禁民取之所以息生理也

毋聚大眾毋置城郭

聚大眾謂治兵講武置立也農事方始早禁之也

掩骼埋胔

骼枯骨胔腐肉兼人獸而言謂古墓崩露及歿死之殘餘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稱舉也不可從我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鄭氏曰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其義是矣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此節統論十二月之令皆當順時而行以起下行令違時則三才交咎之義其繫之正月者發例於始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

禮記音句卷六

十

其民大疫彘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恐欺用反
種之勇反

恐以譌言相恐嚇彘風回旋飄疾之風總至風挾雨至藜莠藜莠似稷無實俗謂之狗尾草蓬似蒿尾端有絮蒿邪蒿四者皆惡草興田閒盛生難爲芸也水潦爲敗隄決敗田也摯甚也首種稷也不入謂水澇不能種也凡行令不時災害之應記文旣穿鑿無徵註疏又雜以術家之言相附會爲纖怪今皆不取學者勿惑焉

右第一章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春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月也弧星當井十六
度建星當斗十度斗并二宿度分廣遠故以其宿內小
星志之也今以大統麻法算之春分日在壁三度昏井
十六度中旦箕四度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暎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音同孟春

夾鍾夷則上生之律蔡氏曰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
絲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積十四萬七千四百五
十六分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雨于付反華呼瓜反

禮記章句卷上

十一

雨水者謂始不全雨雪也倉庚黃鸝鳩爽鳩自其殺則
謂之鷹自其不殺則謂之鳩按此記孟春蟄始振仲春
始雨水蓋古麻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劉
歆作三統麻始兩易之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大他蓋反餘音同孟春後篇內並同

青陽大廟謂是東向正中之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許照反

牙與芽同木蘗旁生謂之萌草苗上出謂之芽安者禁
勿折之養幼少者婦人乳子則復除其征也存問而恤

之也諸孤幼而無父者

擇元日命民社

元日舊說以為甲日按召誥社用戊今春秋社用立春與立秋後第五戌沿召誥也民社所謂二十五家之置社也命者使民祭之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去起呂反 掠力讓反

有司司寇府史之屬省者審辨其輕者而釋之囹圄秦獄名足械曰桎手械曰梏肆淮南子作笞掠捶擊也止獄訟者禁民告訐若已告訐則立案不為攝治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

禮記章句卷上

三

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

前大他蓋反 帥所律反

元鳥燕也燕之乳子於人家室故以為生子之祥祠祭

也高禘古之始為媒者妃三夫人不言世婦御妻者略

文御陪祀也禮祝酌福酒飲之所御幸而有娠者帶佩

也弓鞬弓衣弓矢男子之所有事故以此視令宜男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

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

先悉 薦反

日日出夜日沒分長短刻同謂春分也雷無恆期而以

春分爲斷先雷三日者先春分三日也陽氣在地中當春奮出則爲雷顧其發有大小出有緩急發之小以緩則不足以有聲發之大以急於是成乎雷而有聲故謂之雷乃發聲電者雷之光也其或電而不雷者陽出而迅而稍散能爲光而不能有聲也戶蟄蟲穴竅啟去其坏也蟲乘雷而出記之以紀雷候也木鐸適人所掌以警戒眾者容止謂夫婦之事不備形體不全凶子夭折災母有蓐難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量呂張反甬余隴反

同齊一之也度量謂度以量物長短尺丈尋仞也鈞平

禮記章句卷六

三

也衡今之天平石若今鹽硃角較也甬斛也正審定之也權稱也槩所以平斗甬者正之勿使凸凹也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舍止也少舍者發土已未播種閒也闔扇門扉也寢居室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所修者但門扉之類功易竟也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大事大工役難竟者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川澤謂豬堰大水以溉田者漉亦竭也畜雨水曰陂引

水而畜之曰池農事方始不當以魚鼈故失水利山林
長養材木方春焚之則不復生三者皆禁民爲之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本獻字之
誤許建反

獻羔祭司寒也藏冰以供賓食喪祭之用仲春陽氣內
動地中已煥恐致消釋故開發其竅藏以出之先薦寢
廟者重其事薦而後頒之也凡薦之事皆於寢言寢廟
者見爲廟之寢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
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帥所
律反

入學習舞者孟春教習國子至此考其小成更令演習

禮記章句卷六

古

以待天子之視也釋奠也菜芹苽之屬奠之以祭先師
祭有脯醢特不殺而專言菜者尙鮮也天子帥公侯卿
大夫視學義見王制仲丁又命習者以天子視學以後
賢者舉之不肖者絀之餘且暫令休沐於此更令之學
也春夏習舞秋冬習吹以舞陽吹陰故偏舉言之實則
皆互習之也詩書禮皆教而專言樂者學以樂爲成以
是而考其成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更古
衡反

更易也用圭璧皮幣更犧牲互文見意此節所言於禮
不合若此類蓋月令迂謬之尤者不可從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煖況遠反

寇戎寇兵也征伐也掠侵奪蟲食苗心曰螟

右第二章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月也以大統麻法算之穀雨日在婁五度昏星九度中旦牛二度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洗蘇典反餘音同孟春

禮記章句卷八

十五

姑洗南呂上生之律蔡氏曰長七寸一分積十三萬九

千九百六十八分

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萍始生華呼瓜反見賢遍反

桐岡桐其實可榨油者今南人候其花發乃漬稻種田鼠田閒之鼠鴛鶴子萍始生者柳絮始飛墜水中而爲

萍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音同孟春

青陽右个謂是東鄉南偏之室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鞠與鞠同邱菊反

鞠衣麴上黃塵如衣者時造鞠成將用釀酒故薦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

舟覆如字芳服反反孚袁反

舟牧典舟之官五覆五反審視內外加之灰釘也春深

水將至治舟以備天子之乘云始乘舟者言五覆五反

之後審其堅固而後天子可以乘之也

薦鮪于寢廟

鮪鯉之大者水生魚上初得大鯉漁人獻而薦之

乃為麥祈實偽為反

祈之於羣祀

禮記音句卷六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

內句古侯反內叔荅反

生氣物之氣也陽氣天之氣也句萌草木之芽茁內謂

收藏穀實句萌方出舊穀見風日則壞故窮藏者必先

藏之勿待此時若此月所登之物則不可藏故戒民勿

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之挺反

藏米曰廩藏穀曰倉貧無財窮無依乏暫無絕不繼也

振與賑同於時舊粟將盡新麥未登故振賜之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府庫幣帛之所藏勉勸勞之也王者於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皆以勞之名士賢之著者聘徵用之其或不欲仕者則以幣賜而禮之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

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時掌反道達之道徒到反

國王城內邑采邑原野郊外修者整其積圯利者順其地勢道達疏浚之也溝瀆之上為道路溝瀆濬則道路通矣

田獵罝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禮記章句卷六

十七

田獵者田獵之具弓矢矛戟之屬置杙上網罝兩轅網皆獸網羅罔張樹閒者畢有柄小網翳以茅結之用自翳蔽縱媒致雉而射者餒獸之藥毒矢藥也九門王城之門凡九也禁之於國門者以國中非田獵畢弋之地禁令勿往郊外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籛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籛居呂反齊側皆反共九容反

毋伐者令野虞禁民伐也並言柘者桑不足則以柘繼

之躬桑不言柘者公桑自足無待柘也鳴鳩搏穀鳥拂其羽者振迅以飛而且鳴也戴勝鳴鳩今俗謂之拔哥頭上有茸毛簇起如婦人之戴花勝然降者飛而下集以方省桑因見其降二者皆以記蠶候也具者繕具之於北郊蠶宮曲薄也如簞所以藉蠶者植薄架也籩與宮同方曰筐圓曰筥皆盛桑食蠶器東向者后不畱終蠶事一采以勸桑者惟就樹西面生氣爲禮也有夫曰婦在室曰女觀盛治容飾此通禁國中婦女令急蠶功也省裁損也婦使酒漿脯醢縫組之事此省宮中之事以急公蠶也分繭稱絲者分授而使之繅紡漚治成則

稱其多少以課勤惰也郊廟之服祭服此節惟禁伐桑柘及禁飾容觀爲勸民蠶之政餘皆言公蠶之事然王后躬親於上如此之勤慎則民自不待督而自勤矣此古之蠶政也無所考而僅見於此亦月令之不可廢者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

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

母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量呂張反監古
銜反作側个反

工師冬官之屬百工之長也五庫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羽三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者計其多少而用之金

銅也生日皮熟曰革箭爲矢之竹蒲幹材木爲車器者
脂以輶木爲輪丹朱砂考工記所謂以朱湛諸丹秫者
也咸理咸治其事號令之也時者燥溼寒暑之宜如木
宜燥漆宜溼之類淫巧過於巧也蕩者搖動而歆於侈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

大合者學者始各分習之今合并而奏其成也視之所
以養君德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相重累騰躍也皆牡獸求牝之狀遊牝縱牝與遊使

禮記章句卷六

九

之合也犧牲則禁其合駒犢則遊之書其數者除犧牲
而課其孳生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諾何反
攘汝羊反

難與儻通國儻者惟天子諸侯行之時民農務方興勿
使遊蕩而代爲之儻也磔裂牲以祭蓋用羊攘與禳通
祭以除災也畢蹕也驅除之也春時溫氣雜寒而至多
以夏初而成疫故示驅逐之此亦先王因俗之不可盡
拂而無大害於義者聊仍之以安民心而制之自上限
之以禮使毋私爲淫祀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
早降兵革並起恐欺用反
沈直深反

肅枯勁大恐譌言大起山陵不收謂高田旱而失種也
雨三日以上不止曰淫

右第三章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孟夏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月也以大統歷法算
之小滿日在昴七度昏翼六度中旦危六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徵張里反律中之
中陟仲反中呂之

禮記章句卷六

辛

中直
眾反

夏王在火丙丁火幹故日以丙丁為吉炎帝神農氏以
火德王祝融火神之號祝大融光也羽蟲禽鳥之屬夏
而成也徵三分宮去一下生之音其數五十四中呂無
射上生之律蔡氏曰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餘二算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積十三萬一
千七十二分七者火之成數於河圖位在南苦者火之
味焦者火之臭也竈司火以養人故夏祭之肺金藏火
克金故為養道之重

蝮蝮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蝻螻蛄蝻蛄聲相近俗謂之土狗王瓜栝樓也秀者榮而不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載衣音同孟春餘月同麤俗本作粗者誤

明堂左个南鄉東偏之室駟赤馬黑尾淺絳曰赤深赤

曰朱麤大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

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

雪反餘音同孟春

禮記章句卷六

三

封諸侯謂命諸侯之繼世受封者慶以地賞有功者賜

以車服授有德者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樂師大樂正習教也合備作串合其大成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丁浪反

太尉秦官在周為大司馬贊進也桀與傑通傑俊謂有

才者遂達也成也達之在上位使其有成績也賢良有

德者長大淮南子作孝悌於義為通行序也出頒也當

其位者以分職授位有成績而後加之爵祿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

樹長丁丈反壞古
外反墮許規反

繼長增高謂土氣發越草木豐起相續而日盛也毋有
壞墮者即下文斲土伐木之事發大眾者即以任土功

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細葛天子服之下乃服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行下孟反為于僞反
勞力報反作側个反

行徧至而省之也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六遂之屬

六鄉天子命虞至田間勸農六遂則司徒行縣鄙令縣

禮記章句卷六

三

鄙之吏自行田原也休息也謂或有事至都趣令速反

毋畱都邑曠農務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所謂夏苗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成而收之也彘豕之大者味與麥相宜

是月也聚畜百藥畜丑
六反

聚採拾招聚之畜藏也百者舉大槩而總言之於時草

木方盛莖豐美根芟氣未大洩服食倍有力也

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丁
亂反

靡草弱草薺菜夏枯草之屬麥秋者方麥熟時有風雨涼爽之氣如秋也薄刑墨扑之刑得小罪者服薄刑故斷定而的決之其可宥者則因釋其囚繫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

給郊廟之服

長丁丈反

后妃獻繭者受九嬪之獻也乃收繭稅者公蠶既登則知民蠶之畢於時而稅其絲也以桑爲均者因其田廬而制其樹桑之數爲稅絲之等勤者有餘不多取惰者不足不爲減也貴賤長幼如一者以婦人無他事雖貴不免其征與士大夫之祿田不稅於公者異女子笄而卽任婦功不得如男子餘夫之制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一曰嬪婦化治絲枲任者任其貢也如是則絲之入亦多矣宮中及頒賜之用皆取給焉獨言給郊廟之服者總承上獻繭而言舉重以統輕也

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酎者重釀之酒春造而夏始成也按飲酎之文他無所見漢人重之以獻宗廟蓋亦秦禮爾合羣臣重之以禮樂後世大酺之舉其迹此而爲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

來格秀草不實

數所角反

苦雨寒雨滋苗稼豐美鄙邊邑入保者入城邑而避兵
蓋有寇來侵也蝗蝻也格至也秀草麥也不實者風敗
之

右第四章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亢古郎反

仲夏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月也以大統麻法算
之夏至日在參九度昏軫十六度中旦壁一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音同孟夏

禮記章句卷六

音

蕤賓應鍾上生之律蔡氏曰全六寸二分八釐半三寸
一分四釐積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分

小暑至螳蜋生鶡始鳴反舌無聲

鶡古關反

鶡百勞反舌百舌鳥無聲不能為宛轉之聲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大他蓋反

明堂大廟謂是南鄉正中室

養壯佼

佼長好貌謂草木於時壯盛長好當長養之禁摧折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

笙箎簧飭鍾磬祝敔

鞞與鼗同徒乃反鞞與鞞同
頰迷反箎與箎同直離反

樂師者凡樂器各有師專司之如磬師鍾師之類習其器者卽令修之也鞞如鼓而小有柄有耳搖則自鼓鼓雷鼓靈鼓路鼓晉鼓鞞小鼓在大鼓旁與鼓相應均者適琴瑟之徽絃次管簫之比竹也古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併兩竹而吹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執謂執持而試其便舞與否也干盾戚斧戈鉤子戟三者武舞羽文舞也箏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大者十九簧皆列管匏中箎獨竹管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簧卽謂笙箎之簧鍾磬有笙鏞二類編列於簾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刻木如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以木長尺擲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爲于雩反
辟必亦反

百源小水之源雩吁嗟求雨之祭山川百源則用牲幣其於上帝惟用盛樂以感陽氣之和也百縣秦制周則六遂惟三十六縣也百辟古之諸侯卿士自卿至士古之名臣益功德也天子祈祀亦兼百辟卿士百縣亦雩縣內山川泉源不言者互文見之仲夏之雩勿論有雨

與否而皆祈之則用盛樂以致和氣若因旱而雩惟奠
瘞禘祀呼歎以祈無用盛樂之禮閔雨而憂不及樂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乃農

登黍四字當在是月也之下蓋錯簡

晚黍孟秋乃登此所登者蔡邕所謂蟬鳴黍也以其蚤

熟故嘗而薦之雛雛含桃櫻桃多為鳥所舍去故名

含桃羞為邊實也含桃雖佳果而物微故因薦黍薦之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艾魚既反暴蒲木反

艾與刈通穫也是月非刈藍之月而言毋艾者通計刈

削漚釀而言謂不可以藍染也燒灰所以凍布凍已則

禮記章句卷上

五

暴之於時為梅雨之候易至黷穢故禁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索所白反

門國門閭里門閉不常啟以待誰何索譏察過嚴也此

與冬至閉關之說相對而設大要謂通商旅耳

挺重囚益其食食祥吏反

挺者舒弛之意寬其桎梏也食囚糧以日長多給之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

游牝季春以來求牡之牝既受胎則別羣矣繫別繫之

毋令騰踏傷胎也不言累牛者略文

班馬政

班者序而頒之馬政牧養揀擇之法班之於廩校之官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齊側皆反和胡卧反耆時利反刑當作徑吉定反

長至晷極長而日北至也陰陽爭者一陰起於下而與陽爭也死殺氣陰生長養之氣陽也陰氣進則陽氣退死生之分肇於此也養生家謂陽不盡不死陰不盡不長生說蓋本此君子修身凝命之稱齊戒者即下止聲色澹滋味之事若齊戒也掩身者時已暑不可袒裸防陰氣襲之也毋躁者靜以勝熱躁則飲水受風陰得乘

禮記章句卷六

三

之矣止色而兼言聲者君子辭也致盡也和調和鹹酸也味以養陰故須薄之勿助陰氣也滋味曰耆聲色曰欲止色薄味則耆欲節矣耆欲節則陽不耗陰不盛心氣下交於腎而不蕩矣百官謂百骸之官竅刑呂氏春秋淮南子俱作徑於義為通安定百骸毋使過勞凡所營為皆審顧和緩毋得率意徑行則陽氣不暴越而陰不能干之也定者處置得所之謂晏定也陽生陰殺德刑所分而天時物理不能有陽而無陰惟陽不越而陰不縱則雖陰之浸長不可遏抑而循其柔靜之性晏安以處不與陽爭則雖成而不害矣此節所言與養生家

之說有相近者君子以修身俟命節取之可也然亦止此而已矣過此以往則爲魏伯陽張平叔之邪說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解胡買反

解者新茸生則舊角脫也堇字今作槿榮花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用火者焚熱枯蕝之類時南風大至恐其延燒宅樹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可以者偶然之辭高明樓觀也遠眺望謂遊歷曠覽也
蔡士曰臺臺上有堂序而無室曰榭是月溼蒸鬱溫故於四者宜也

禮記章句卷六

三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賸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雹凍雹如凍也道路不通盜賊劫奪也晚熟後熟當熟不熟賸食苗葉蟲百種類不一也

右第五章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季夏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未之月也房心尾皆爲大

火此言火者謂心爾以大統厯法算之大暑日在井二

十九度昏氏七度中旦婁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音同孟夏

林鍾黃鍾下生之律蔡氏曰全六寸積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分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蟋蟀促織先已生草閒至此月乃依人壁下陰氣動之徵也學習者謂雛鷹初學盤旋數飛爲搏擊也仲春鷹化鳩至仲秋乃復化鷹而此言鷹者益以知鷹鳩之化非果變其形質矣螢雌雄相逐蓋亦卵生或此月蒸溽閒有腐草化之者爾

禮記章句卷六

三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明堂右个謂是南鄉西偏室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

漁師掌漁之官用衆力攻曰伐蛟如龍無角似蛇有足取術致之也鼉豕首龍身而短登進龜以下故尊之曰登龜似鼈而大頭有瘡累蛟鼈鼉皆能穿隄沒舟故伐取除害而岐甲肉之用焉鄭氏曰周禮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因書於此似誤也其說是已

命澤人納材葦

澤人澤虞材蒲柳可爲矢者葦蒲葦條可織器時方堅
勸故令採而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
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

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令力征反共九
容反爲于僞反

四監高誘謂是四郡大夫秦置郡有守有尉有監作月
令時秦未併天下惟立百縣以四郡統之秩許慎曰積
也謂程粟咸出其力者供秩芻也四方方望之祀率天
下以奉郊社宗廟求盡其報本反始之誠而已專以祈

福言之月令之所以不醇也

禮記章句卷六

三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
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他得反
別必列反

婦官典婦功染采染人也婦官主紵繡黼黻文章之事
染采主染黑黃倉赤之色凡繡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法故謂舊制貸
與貳通無或差貸謂配合不亂也倉與蒼通深青色質
正也謂各如其色之正良明好也旗周禮司常之九旗
章旗上徽識等給之給蓋級字之譌秦人以功級授爵

謂爵位之高下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行下孟反

虞人山虞行巡視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興土功合諸侯起兵皆大事也搖者恇擾不甯之意養氣長養之氣令卽三者之令不特不於時舉事且不預爲期戒示以農隙有事令衆不安於農務持操也大雨時行而水潦暴集高者瀦之下者瀉之以爲旱澇之防功方操急不可妨也神農農之神也言神農者神明其事以示警戒

禮記章句卷六

三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疆其兩反

土潤溽者溫氣上騰溼氣蒸變也暑者蒸氣迫起鬱熱充塞也時行者以時而不爽也立秋之前恆有三日大雨大小早暮遞相增減如次序然薙刈也燒薙者燒其所薙之草也行水瀦水於燒薙之地而引注之於田也利以殺草者此帶灰之水至田疆閒則草爲之死雨止日出水方溫而行之則如熱湯灌沃草無不死者也田

疇熟田土疆彊與之土萊田也糞者滋益其見在之禾
美者肥美其地令來歲可耕也此蓋農官趣民爲之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
巨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
蚤鷩四鄙入保

鮮如字相然
反欬苦蓋反

鮮落不待黃熟風撼落也風欬感風而欬女災墮孕也
隼鷩也鷩搏攫也

右第六章

中央土

作記者以四時分配四行而土無所措乃取麻家每季

禮記章句卷六

五

十八日二十六分二十五秒爲土之說又以四季亦無
定屬復用火土金相生之次及夏火秋金不相見之說
割據立秋以前十八日有奇爲土王而不能以月日名
之遂用在地五方之號冠以中央焉央猶盡也謂四方
盡以此爲中也蓋嘗論之天之有五方與四時互成其
用並行不悖而非有一成之模限眾理以必出於一轍
此天之所以圓妙不測而非私智之所可度者也今乃
損其固有而益以本無其不足以與於天之廣大明矣
氣者資生之氣也故土周乎水火金水而皆資焉無能
離也德者成用之德也故信行乎仁禮義知而皆成焉

無能離也割土於木火金水之外則土滯而木火金水之化亦浮矣四時無時而離乎土四方無往而不可以爲中舍東西南北之外而據一以爲中央則東者見之謂之西南者見之謂之北中央之名且不足以立而況拘土於其墟哉且此篇之制一歲十二月時應乎氣斗柄應乎辰律應乎數因時行令有若畫一而不可以或違乃每月之令皆三十日有奇而季夏之月所正用者割去十八日有奇惟十二弱而已其亦自相刺謬矣以律言之林鍾之應亦止十有二日而其云黃鍾之宮者豈孤行一律而商角徵羽之不備亦將何施其云天子

禮記章句卷六

三

居大廟大室傳註以爲中央之室則四方十二室周回列墉而此室者亦從何門而入矧云上員下方則此室當屋脊之中何所置牖而異於幽窞邪是其迂誕拘牽而不成義審矣淮南子知十有八日土王之非而統以季夏一月爲土德差爲可通然於四時之化夏之火王獨詘其三分之一亦矯強而無實其曰律中林鍾似也而又曰其音宮則音律亦相乖背矣要之以私意役天曲成一定之制則固無一之可者也惟中雷之祀舉以是月於禮爲得餘皆小道曲技之瑣言耳

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

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閔

大廟大室之大並他蓋反餘音同孟春

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后土土神后君也土爲四行君也俛無毛者鼃蟪之屬五者土之生數於河圖爲中宮不用成數者卜筮之用數止於九也筮法無五而用五者初揲之五陽之應也卜或用五無所考爾宮五音之長其數八十一黃鍾之宮者凡用律皆備五音還相爲宮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此或獨以宮應而不備四音之謂說見上節甘者土

禮記章句卷六

音

爰稼穡其味甘香亦五穀之氣中霤之祀於室中西南隅牖下古者穴居方中開霤取牖爲霤之狀而祀焉大廟大室舊說以爲中央之室說見上節大路殷路鸞路大路亦皆按時飾色朱路元路皆大路有鳴鸞互文見之然設色瑣強亦不必詳也黃言駟者赤馬帶黃色閔口狹而腹寬也

右第七章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孟秋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月也建星當斗十六度以大統麻法算之處暑日在張七度昏尾九度中旦

昴六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時照反
中陟仲反

秋王在金庚辛金幹故吉少皞金天氏以金德王蓐收
金神摧蓐萬物而收藏之也迎秋祀之走獸曰毛商徵
三分益一上生之音其數七十二濁之次也夷則大呂
下生之律蔡氏曰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半二寸七分
二釐五毫積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分九者金之成數於
河圖位在西辛腥者金之味臭金之味臭甚微察之則
審要言味臭者皆自化之所自成言之不可以迹求也

禮記章句卷六

三五

門者大門自外入向內先由乎門德主於納故秋祀之
肝木藏金克木故爲養道之重者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白露之降在仲秋而記於是月也時或有降而記其始
也降者升已而下之謂寒蟬螿也鷹之祭鳥或殺之而
不食有如祭也行戮者自搏殺而食之用始云者祭已
乃戮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左个謂是西向南偏室戎路革路白馬黑鬣曰駱

麻麻蕢麻實本草謂之火麻仁廉方而有觚稜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

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軍帥之帥所類反下同朝

直遙反餘音同孟春

軍帥六軍之長武人車右環人之類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子亮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厲磨治也兵矛戟之屬簡挑選練訓習桀俊勇力之士

有功曾著戰功者以其嫺習軍政威名動物故專任之

禮記章句卷六

三十一

而桀俊者為其用也誅誅聲罪致討暴虐民慢慢上皆

所云不義也誅誅之則天下諸侯知天子建侯欲其尊

王愛民而不然則惡而必討遠方之國無不順服矣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

搏執

法制律令之科條也修者稽考而舉行之繕治也謂厚

其茨棘謹其關鍵具造也姦飢法邪行惡慎罪者謹定

其罪也手執曰搏械繫曰執務搏執者如今之訪拏然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創初良反斷丁亂反下同

理舊說謂夏后氏刑官名於經傳無確據蓋亦秦官爾

在周爲士師非常曰瞻手足捶擊曰傷察詳閱也刀刃所傷曰創撲斷筋骸曰折皆驗之以坐抵償也端求得其端而詳之平中也

戮有罪嚴斷刑

戮有罪者大罪速卽於刑若今不待冬決者也嚴詳確也斷刑者定五刑之屬以待決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羸者饒益之意謂施惠行賞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穀黍稷稻粱之總稱其早熟者皆以是月登嘗新者所

禮記章句卷十八

毛

嘗非一隨登而隨嘗之

命百官始收斂

收斂其祿田之入於此月始也

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塞蘇則反

隄護岸防障水衝壅以土塞以木石水潦秋霖漲

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坏培也牆宮牆垣圍牆修坏補皆因仍而葺治之蚤

穡已登晚稼未熟農功小訖薄用之以防秋霖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色

反吏

立猶爰立之立大官公卿也割地以慶賞諸侯大使謂公卿出聘大幣大聘用幣豐厚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

大他蓋反復如字扶又反還似宣反

陰氣大勝謂暴寒殺草介蟲懈也穀稻來來侵伐也陽氣復還者蒸暑而雨物生蔭萼不節時寒時熱

右第八章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

荀子斯反俗音即委反者誤

仲秋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月也以大統歷法算

禮記章句卷八

庚

之秋分日在翼十九度昏斗十二度中旦參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音同孟秋

南呂大簇下生之律蔡氏曰全五寸三分積十萬四千

九百七十六分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風猛疾之風秦人語也來者初自塞北南飛暫止中

土也歸者往於其所自來之稱羣鳥鸞雀之類羣飛者

養蓄也所食者曰羞謂蓄聚草木之實於巢穴以備雨

雪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大他
蓋反

總章大廟謂是西向正中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五十始衰七十而老授几杖者滿杖鄉杖國杖朝之歲
則令之杖而坐則設几也此爲有爵者而言行糜粥飲
食則徧賜國中之老者以粟肉爲養之之具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
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九月授衣之候故預於此具備而飭其法文畫也衣之

禮記章句卷六

三九

章以畫續裳之章以紕繡有恆者十二章降殺之等制
者形也式幅之多寡裾袂之侈約也長短以人身爲節
而必稱也深衣齊踝冕服覆跂量稱之多少也自天子
及后而下歲所成衣服必有稱數循其故額不得增損
也冠帶亦有制度及量如常式具之常亦故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

其殃當丁浪反
撓女教反

嚴者鈎考詳審而定其罪也百刑五刑之條目以百槩
之也斬斷也謂宮刑劓殺則大辟也枉屈也撓壞法也
反受其殃者謂故入人罪卽以其罪反坐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孟反量呂張反中
陟仲反當丁浪反

宰大宰祝大祝犧牲郊祀之牲郊以仲冬於此案視之三月在滌閱省如法即養之於滌也全具謂無疾癘傷折案臨而考之也草曰芻穀曰豢案考使之豐潔也察物色者揀其毛之純者比合也比類牛羊若豕色齊一也大小以形體言長短以角言五者全具一肥二物色三大小四長短五其者庶幾之辭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諾何反

禮記章句卷十六

甲

稱天子者明諸侯以下所不得用達暢滌其陰之鬱滯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麻始登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可以者或可之辭農或蚤收功或不容待則為之也築城郭所以建立都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竇所以行水窖所以藏粟圓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趣七五反
畜丑六反

有司田官收斂穫也畜菜者北土寒多無青蔬秋則瓜

瓠之屬乾之以禦冬也積聚謂芻藁薪蒸

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麥以接五穀之窮恐以方斂而怠故急趣而以刑糾之
疑矜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水始涸

收聲者陽氣或出微弱散緩不能成聲如斂聚退縮也
坏益而小之也水潦水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春分較正之所以謹出秋分較正之所以謹入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

禮記章句卷六

四

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以豉反
來落蓋反

易治也謂修除其道路邸舍也來招徠之也貨賄泉布

器用之屬有來賣者則得其器用有來買者則得其泉

布皆便民也四方侯國遠鄉六鄉相去二百里者百事

國所營造遂成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事兵戎力役之事大數時與類也類者事之宜物之

便也自此月訖冬皆可次舉大事故於其始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

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

先行草木蚤死

恐欺用反復如字扶又反數所角反

復生者不黃熟而更苗葉也風災大風偃禾收雷先行

不待秋分雷先收聲也

右第九章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月也以大統厯法算

之霜降日在角十二度昏虛二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射羊益反餘音同孟秋

無射夾鍾下生之律蔡氏曰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

禮記章句卷六

甲二

絲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積九萬八千三百四分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華呼瓜反

來賓者漸寒鴈急南征甫至中土即往江表如賓之不

久留也爵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爵入於海為蛤為者

偶有之鞠與菊通獸之小者或謂之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謂是西鄉北偏室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

丙奴答反

貴賤兼農人而言內斂也會合也天地之藏者秋高物皆堅燥天地之所以利民藏者也宣露也出在外之稱謂委於露地不收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要如字於堯反

舉定而頒之要計會之冊籍以覈公田之入定貢賦之則者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祇章移反

神倉粢盛所藏祇專謹也飭謂謹其籩揚暴涼慎其苦蓋潔其困庾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

堪其皆入室

禮記章句卷六

四十一

工務也謂農人之百務休息也有司都鄙長民之吏入室令得安居省役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笙奏及舞者之籥

是月也大饗帝嘗

句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郊也嘗秋祭於四時之祭爲大犧牲郊與嘗之犧牲告備者前月已使宰祝行視養之於滌至此益充肥故告也

合諸侯句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宗廟之事無有所私

合總會而頒之法也制命也秦謂天子詔令爲制其名
始此朔日十二月之歷及所行之時令也稅民輕重之
法雖有恆制而猶必每歲頒之使諸侯不得輒爲增損
若今時歲給易知繇單是也貢職者貢於天子之常職
遠近以制輕齋本色之異土地所宜以制出產有無之
則亦必歲頒之者防所司詐矯上旨非法徵求也無有
所私言不得以奇褻之物貢獻取悅此皆歲終頒行來
歲之事而於季秋行之者自秦文公獲黑龍自謂德應
水瑞改建亥之月爲歲首記者因之

禮記章句卷六

四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
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載都代反

教於田獵者寓兵政之教於獵也五戎五種兵器弓矢
一及二矛三戈四戟五班定也馬政齊馬之高卑彊弱
配服驂也僕戎車僕騶主駕稅之官七騶義未詳按逸
書言天子有七萃萃副車也則七騶其分駕副車者與
咸駕備法駕也載建也析羽爲旌繼帛爲旒旗不一而
但言旌旒者略文授車謂授軍帥以下車使其御自駕

也以級者自軍帥至七十二人之長駕有先後車有部
分各視其級之尊卑也整者齊也皆駕而整齊列爲陳
以聽誓也屏外者揭纏旃以爲門外暫立屏翳象天子
外屏而車止其外也扑以楚木爲之長三尺搢插之革
帶閒示用刑也北面誓者陳南鄉也厲飾戎服謂韋弁
服也主祠典田祭之官禽所獲之獸也四方周禮所謂
以祀祊也此教獵之制與周禮仲冬之狩以大閱者多
同而以爲季秋之令者亦秦以建亥爲歲首故是月爲
歲終而以畢冬政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禮記章句卷六

星

不戕生氣且堅實耐蒸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

瑾塗塞也以不復出知其俯而塞戶也

乃趣獄刑毋畱有罪

趣七
玉反

速斷而決遣之勿使營脫及淹累干連者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當丁
浪反

收削奪之也祿官所食粟秩車服供養國所周給者者

老孤子之類不宜謂若年未及養而增年冒養及雖老

而敗德不堪養者與祖父非果死事而詐冒求恤之類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噎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藏徂浪反竟居影反煖許遠反解居隘反

冬藏禦冬之穀菜殃敗鬱腐也飢鼻窒噎歎氣皆風寒之病土地分裂叛者割據也解惰慵弱無力師興不居疲於奔命也

右第十章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孟冬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柄建亥之月也以大統

禮記章句卷上

異

麻法算之小雪日在房三度昏室七度中旦張六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音同孟春

冬王在水壬癸水幹故吉顓頊高陽氏以水德王元冥

水神水之德幽元而冥闇也介蟲龜鼈蟬蛤之屬羽商

三分去一所生之音其數四十八音之最清者也應鍾

姑洗下生之律蔡氏曰全四寸六分六釐積九萬三千

三百一十二分六者水之成數位在河圖正北鹹水味

朽者水漚瀆之臭也行者行道之神位在廟門外之西

爲軌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有遠行則驅車犯之而

去祀之者以苦芻棘柏爲主於轍上奠俎於其主南以
東冬祀之者取象於水之流行弗阻也腎水藏祭先之
義未詳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見賢
遍反

地凍者地中上升之水氣凍而地爲結垢也大水淮水
蜃大蛤國語云雉入於淮爲蜃淮四瀆之大者故與海
俱爲大水虹藏不見者以爲人所不得而見有如藏也
虹之見繇疏薄之雨反映日光而成采色其輪圓者效
日輪爾半出地上者其見必以斜日側倚於地也今以
水向日而嘆從外視之爲圓暈有五色可以類驗舊說

禮記章句卷六

望

陰陽不正之氣所感其說未是孟冬之後日漸向南去
人益遠雖有虹而人不正當其外無繇見之且於時陰
雨必濃無有霏微爽晴之雨則亦無繇成也仲春日去
南與人近雨晴相雜故復見焉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元堂左个北鄉西偏室元路以黝漆飾路鐵黑色馬深
黑色曰驪奄者器口狹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音同孟春

冬夏不言諸侯文偶略爾賞謂誅諡葬祭之孤寡死事者之妻子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大他蓋反

血祭曰釁筮著莖也既釁龜及筮因卜筮一年之事占詳視兆龜象審詳論卦筮數吉凶兼兆卦而言周以建寅之月祭龜著而卜筮一年內之休咎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盡廢三正故於此月行之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是審也察糾察阿私黨護施之重刑以擿發羣臣使相

禮記章句卷六

四

攻訐此蓋秦之虐政

是月也天子始裘

朝祭亦服之於裼衣之內天子裘羣臣乃敢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要塞謹關梁塞徯徑上時掌反藏徂浪反行下孟反積子賜反竟居影反要塞上於笑反下先代反塞徯上蘇則反下胡雞反

天氣上騰者生物之氣高引而清剛也地氣下降者發生之氣含於地中而不蒸起於地上也如此則陰陽不交而化機塞矣冬之爲言終也謹蓋藏以下皆法天地

閉藏之政命有司分命之居室曰蓋倉困曰藏謹繕修
嚴密也無有不斂不使露積也坏與培同戒嚴譏出入
也鍵戶櫪牡閉櫪牝也管鎖籥開鎖者封疆邊竟之溝
塹固者修治之備者嚴其防守也要塞扼要之塞敵所
出入之險隘也梁橋也徯與蹊通山閒私路徑田閒小
道也凡此既以法冬氣之閉塞而農事已畢兵戎盜賊
恆於此而起溝洫涸田野平可恣驅馳而民皆入室偵
探候望之尤難故必於此謹之焉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

禮記章句卷六

兗

衣裳五服之衰棺槨之厚薄謂四重三重二重一重不
重也塋兆域邱壟冢也厚薄之度言厚葬薄葬之度成
人與殤之異也貴賤之等級天子至庶人之差也此二
句通喪禮而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
罪以窮其情當丁
痕反

效呈也功者所作已成之器陳閱驗之祭器器之重者
舉之以槩用器度大小之制程重輕之量淫巧之禁方
作時已日戒之至此驗之審其遵否此指用器而言功

精好致密緻也物勒者每物刻識之驗其耐用之久近以徵其果否功致也行其罪以窮其情者不以過誤貸之則冒破冗食及故爲淫巧而妨實用之情者無所逃也

是月也大飲烝

烝衆也不言天子者合上下而飲以農功畢與衆樂之也其禮亡考蓋亦後世大酺之類爾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先悉薦反

宗尊也又榮也天宗者六宗之統名日月四時寒暑星

禮記章句卷六

五

辰水旱皆天之神故曰天宗大割大牢王所爲民立社爲公社對自立社爲私而言也社少牢之祀而用大牢者爲祈年故重之及者被及之辭門閭磔禳之事亦割祭也臘者於周爲蜡秦漢謂之臘謂大獵得禽而祭也先祖者既臘而後祭宗廟蔡邕獨斷曰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黃帝以辰臘子祖蓋先祭祖廟之八日而臘也五祀四時各一祀而此合祭之者歲終大報之也祈年臘皆歲終之事而行之此月者用周正也大抵月令一篇雜三代及秦禮而錯記之非一正之典讀者勿泥焉

勞農以休息之

勞力報反

既蜡之後黨正屬民飲酒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子匠反帥所類反

講武演軍陳習者教練士卒角力投石抵撲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

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爲于爲反

水泉流水池澤止水其賦漁蜃葦材水澤之利贏縮無

恆不能制爲定額故吏或任意多取是以必嚴禁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

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

禮記章句卷八

至

時起土地侵削

復如字扶又反

地氣上泄草木或有生者不時不以時降方冬竟冬也

右第十一章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

辟與壁同必亦反

仲冬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月也按歷經歲差之

法以堯典中星考之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漢元和冬

至日在斗二十一度雒下閎所測星度斗凡二十六度

四百度之一則元和冬至之日初入斗六度大雪日在

箕三度以歲差之法逆推已往當周之初千歲而遙相

去幾二十度冬至日當在女牛之間今云日在斗亦明

此記爲周末秦初之書無疑已然既定仲冬爲日在斗以歲差從元和上算周末當亦在斗初去孟春六十一日凡行六十一度自斗至室七十五度有奇而孟春章云日在營室則記者之不審甚矣要之一月日躔歷三十度彊則汎舉一月日在之處不可指一宿而言必以中氣爲正則前後可推而記法麤疏或以月初或以月終必至參差而不可以爲法非歷家之所得而據也今以大統歷法算之冬至日在箕五度昏奎十度中且翼十九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禮記章句卷六

五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音同孟冬

黃鍾十二律之君長九寸蔡氏曰積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律之最洪長而濁者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壯堅也坼凍極而裂也鶡旦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本草謂之寒號蟲穴處冬則毛落夜寒叫呼如求旦然是月地中微暝夜不復鳴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大他蓋反

元堂大廟謂是北向正中室

飭死事

死者送死之事飭者修具之國君之裨歲一漆大夫士

五十以上歲時月制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

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將慮反喪息浪反

土事土功蓋茨瓦室屋牆壁也起大眾亦謂土功而猶

其也而閉謂天地之藏氣也沮者潰敗之意起土發屋

蟄蟲露而寒死微陽洩露人得之疾疫至死喪也命名

也暢充也命之曰暢月者謂當顧名思義養陽氣於地

禮記章句卷六

五

中使充暢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重直龍反

奄尹於周為內宰主領奄官亦士人為之非奄也審者

譏其出入謹者修其帷薄堂後戶內曰室東西夾室曰

房省察也婦事女功絜繡之事淫艷巧也貴戚王之內

外宗近習王所寵幸也

乃命大酋稭稻必齊麩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湛子廉反火齊之齊

才細反監古衛反貧他得反

大酋主釀之官於周禮爲酒人酋之爲言久也謂酒以久釀爲美也秫稷之黏者齊謂春治之一色熟也蘗麥芽以釀醴者時謂造之久熟也凡麴蘗以久者爲良湛漬米熾淮南子作饌蒸米將熟投湯中淪過而再蒸之也必絜者湛則淘洗淨盡饌則淪瀘必清也陶器酒甔良者無豐罇敗酒火齊蒸之候也必得恰熟也物事也監之者臨視女酒造之差貸謂違常法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大川淮江河濟名源有名之水源淵深潭澤湖陂平地出泉曰井山下有水曰泉祈祀之者爲來歲雨澤

禮記章句卷八

五畜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積子
賜反

積聚謂瓜果薪芻畜獸羊豕詰問也設此令以警惰民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徒
到反

蔬食榛芋鳧苳之屬教道告以有處侵奪謂暫置徑側又往尋求後至者輒掩爲己有野虞執其禁詰而罪之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盜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側
皆反

去起呂反
者時利反

陰陽爭者積陰在上不舍中位以錮微陽之生陽起而爭之也諸生謂凡諸生氣蕩內動也掩身者重裘衾以養溫氣身欲甯以形體言性生理也事欲靜以營爲言陰陽之所定者自此以後陽漸壯則定於進陰漸衰則定於退也冬至養生之事與夏至略同蓋微陰初生而慎堅冰之戒微陽初起而戒潛龍之用理雖異而功用同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解胡買反

芸薇也類豌豆苗叢生葉香俗謂之七里香荔一名馬蘭一名旱蒲葉似薤根可爲刷花紫碧色其子本草謂

禮記章句卷六

五五

之蠡實挺出出土勁銳蚯蚓結者出穴屈首下鄉也麋似鹿而大情淫而遊澤四者皆一陽初起之徵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箭小竹堅實可爲矢者一名箬凡竹木冬取則不蠹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去起呂反

謂權所建作者不復除造

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塗丹堊之闕雉門外兩觀廷內朝築圉圉者築其圍垣城郭宮室前月已繕此則飭其小者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

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

咸竭民多疥癘

兩王遇反

旱無雪麥不生雨汁水霰雜下瓜瓠不成種壤也蝗蟲

爲敗生蝻子癘癩也

右第十二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婁落候反氏都離反俗讀都禮反者誤

季冬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月也以大統麻法算

之日在牛二度昏胃九度中旦角十一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大他益反餘音同孟冬

禮記章句卷六

季冬

大呂蕤賓上生之律蔡氏曰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半

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積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分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鄉許亮反乳而遇反

北鄉旋飛漸向北也巢架巢將以伏子雊雄雉求雌之

聲乳伏子也

天子居立堂右个乘立路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服立玉

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元堂右个謂是北鄉近東室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諾何反出尺類反

有司方相氏大難自國中達鄉遂皆儼也旁猶方也四

郊皆磔不但門也出遣也土牛範土爲牛是月建丑丑土而屬牛於是酷寒遣土牛於野若送此月之速往以冀春暄此亦古禮之近於戲者先王以其無大害順人情而爲之爾今制迎春作土牛而鞭之蓋本於此其以爲督春耕之像者則流俗之譌也

征鳥厲疾

此句當在雞乳之下簡錯在此

征鳥題肩鷹也厲疾搏擊而飛迅速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畢者或歲所未徧補畢之也帝古帝大臣有功德於民者天神星辰之精祇衍文

禮記音句卷八

五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漁取魚於潛也詩云潛有多魚春秋魯隱公觀魚臧孫諫其非禮則天子往觀蓋秦之敝政記者習爲故常而記之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腹堅表裏凍結也取者取之山澤入者納於凌室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令告令田官告也五種五穀之種出之視其燥溼量其多少計耦耕之事者古者二人合耦二牛合耒使入土深而起土速也一井八家凡爲四耦而人必兩情相浹

牛必兩力相得故須預計定之使勿游移田器鋤鍤畚
枝之屬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大合吹以考仲秋以來學子之成藝罷者歲終令休沐
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共九容反

秩積也大而析者曰薪小而束者曰柴薪用炊柴用燎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
始更古衡反

此言夏數之得天也窮於次者十二次元枵爲子而子

禮記章句卷六

五

之半一陽初生於卦爲復十二辰之首也大寒日始躔

於元枵越十五日正值子之半歲終之際日躔子之前

半是十二次之窮也窮於紀者紀月之法二十七日半

大弱而周天二十九日半稍弱而與日會一月之朔過

於周天者二日有奇凡十二朔而其贏者二十七日月

又一周蓋一年十二會而十三周周與會既相符合故

來歲正月之朔月復離於元枵之中而歲終之晦月在

元枵之前半紀亦窮也星謂北斗回者周回運鄉也地

之四方以東爲首季冬之終斗指艮方將回寅位又起

於東也以此爲今歲之終而來歲之始所謂終始萬物

者莫盛於良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專靜也而汝也以農民爲君之農民親辭也靜養其力毋役使之以待其始播百穀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飭修明之國典周官之六典論講求時令十二月之令宜謂典令雖有故式而因時增損以通權宜必修飭而講論之孟春則以示百官小宰所謂正歲觀法象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其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

禮記章句卷六

堯

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

大史之大他蓋反共九容反

次比次而差等之列謂同異庶姓之屬籍爵之尊卑國之大小也大史之職定世繫故命次之賦爲來歲賦也皇天上帝之祀郊也芻豢亦犧牲變文者以人道接宗廟也宰大宰歷序其親疏也合同異姓諸侯以其郊社尊之之理一也率同姓以其宗廟親之之分殊也賦畿內臣民以其羣小祀明天子之守也合而言之九州臣民無不獻力以致於天子之所尊親率天下以知所敬

愛而王道浹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

不降冰凍消釋

天鳥
老反

蚤晨也介蟲鼃鼃爲妖穿隄覆舟胎夭多傷犢雛不育也固疾沈固之疾命名也謂病證之名也逆氣厥上逆爲蠱膈喘哕之類國謂城郭

右第十三章

衡陽王夫之撰

曾子問

此篇所記皆禮經之所未備聖賢補爲發明精義以會通於事物之變而爲之定體也其閒文辭之駁類如魯昭公早孤衛靈公弔季桓子及稱子游門人之類蓋後儒口授之譌抑或閒有增益而非盡孔曾之本語要其立義之精非聖人不能至焉學者不可以是而疑之也
凡二十五章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

禮記章句卷七

君兼天子諸侯而言薨亡也自諸侯上達之辭世子天子諸侯嗣子之通稱

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

大他蓋反

攝主者君薨子在孕喪無主則命次當立者攝之若所生者非子則卽立爲君也羣臣從攝主皆位西階南者以殯在西階上故就告之異哭位也階南不升階也裨副也上服之次者也蓋元冕服天子大祝下大夫祭則服元冕大祝冕者以吉禮禮神攝主以下衰如故束帛

十端凡告之禮必以幣言命毋哭則卽位西階南時皆哭可知以先君不見子生爲哀之甚也聲噫嘻以警神也某者其母之姓氏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

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盡子忍反小與少通詩照反

殯東有几者爲告故設几筵也無事則設於下室眾主人自攝主而下及兄弟子姓前不言眾主人者尊攝主此不殊言攝主者攝主自是將與眾主人均矣房中謂婦人不踊者以吉告不極哀也反位反其哭位朝奠據莫生晨告而言若晨生晡告則遂夕奠也小宰舉幣者

禮記音句卷七

二

象平生宰受幣玉舉舊說以爲埋之階閒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

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

大他蓋反

下同少詩召反奉芳勇反衰七雷反從才用反下並同

如初位者如告生西階南也大宰有總己之任大宗大

宗伯掌詔贊故不隨眾主人羣臣卽位而與祝從子裨

冕者大宰大宗驚冕祝元冕奉子以衰者少師服衰並

以衰藉子也入門者入殯宮門子繇內出自闈門更從大門入正其始也入門而哭止不待命事彌吉也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

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曰某之子某者大宗先已爲之名也子生三月父乃名之今三日而名者以嗣大位亟正其名爲神人主子拜稽顙哭者少師負之而拜哭也

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於此而踊者以自此以下爲子成服之事故從子而哭踊

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降東者自西階降而卽東方之位也於是而子當阼階下正喪主矣皆袒則子亦袒衰露裸子踊負者踊也襲

禮記章句卷七

三

衰子襲眾皆襲也杖負者執之於是爲子行三日成服之禮服成而位定矣奠朝奠出者出殯宮門眾皆就次子反於養子之宮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不言宗廟社稷者於下文互見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禩

禩禩主也告之之禮與未葬同無攝主者喪禮至禩而畢聞子之生則攝主卽從眾人大宰總己任國事

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三月乃名者喪禮已畢其事緩眾志定可循常理也名于禰名而以見于禰也不言襲衰杖者時已服受服及猶于也

右第一章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朝直遙反下同

告則必奠奠所以告祖言告禰言奠者互文祖太祖諸侯服冕以見天子於告廟後卽服之預敬也於此而冕則在道有事皆冕矣視朝卽以命告祭及戒五官也宗

禮記章句卷七

四

廟羣廟五官者諸侯有五大夫各有所職或卽曲禮之五官周之諸侯降於天子而從殷制也命國家者命畱守之事於五官也道祖道之祭釋酒脯之奠於軟壤爲行始也五日而徧以王制言之侯國方百里境內山川日涉一方五日之內可以周徧過是則祝史棄君命以慢神非禮矣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凡告者通君所親告與祝史所告而言反亦如之謂亦君告祖禰祝史告羣廟也牲特牛或特羊豕書曰歸格

于藝祖用特聘禮大夫使返薦脯醢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相見謂自相朝及會盟也朝服皮弁服兩君相見之服也五廟當作四廟禰廟親告太祖及餘三廟則祝史告也所過山川亦其境內者非所經過不告亦畧也親告於祖禰祖字衍文聽朝省察畱守者之治狀入退適燕寢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事亡如事存敦孝敬也預服其相見之服一於所事也命五官者重民社之守也惟適天子則親告受命之祖徧告山川而往鄰國則降者諸侯之見天子肉袒請事黜陟子奪莫敢自必故震疊不甯而重有事於世守之祧祀則合天下以戴一人之義亦著矣

右第二章 此章無間辭蓋夫子因縱言及禮而以語門人者也第四章及第二十四章放此

曾子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並有喪謂先喪在殯而復有喪也先後問奠葬之禮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奠謂朝夕及殷奠葬以奪情故先輕者奠以致養故先

重者重輕謂若父母並喪則父重母輕祖父母父母並

喪則奠以祖父母爲重葬以父母爲重妻嫡長子並喪則奠以妻爲重葬以妻爲輕也

自啟及葬不奠

啟啟殯也先葬輕者之時輟重未葬之奠送死事爲大壹於所事以獨致其哀也

行葬不哀次

行謂隨柩行送葬不哀次者不爲在殯者畱居倚廬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

殯本賓字之誤必鄰反

反葬葬畢反也奠奠在殯者以曠奠故不待夕也賓送葬之賓葬畢反哭賓皆弔之今此反急於奠不行反哭

禮記章句卷七

六

之事已奠又不可補行旣不反哭故辭賓而不受弔須後葬畢而後反哭遂虞蓋旣葬則又在殯之奠爲重也

遂修葬事

葬事後葬之事蓋厥明而卽啟殯矣因此見喪無先後後葬者必待先葬者三月之恆期故先葬旣行後葬者已踰時厥明遂啟不可更畱若輕喪在前則亦待後喪三月葬期而後先葬以後喪在三月之內不可久曠哭

奠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虞若奠也始虞先重者其後接行之若祖父母父母之喪則虞以祖父母爲重

右第三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兼大宗小宗而言主婦當祭之稱七十而子幼未傳猶主祭故必有主婦大夫以下容再娶也非宗子而稱主婦者或爲大夫祭五祀可無主婦長妾及家宗人攝之

右第四章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

禮記章句卷七

七

之何

冠古亂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下並同

冠者賓也聞者自外來訃之辭齊衰世叔父以降之服若同宮則與於養疾先事而廢矣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內喪同姓之喪外喪異姓之喪外喪有齊衰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有大功者姑姊妹女子子之適人者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兼言小功者補問者所未及喪成服卽成人之飾矣此

謂子與父同有服者如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子本無服不得用喪冠則待父變除可吉而後使族人攝主行之不言總者父所服總子或無服亦不得用喪而冠攝主行事雖冠可也

除喪不改冠乎

曾子問也改冠謂易吉更行冠禮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大他蓋反

冕弁或冕或弁也賜者喪畢入見年未及冠而天子強冠之也於大廟者古者賜爵必於廟賜爵則賜服矣歸

禮記章句卷七

八

設奠者告至之奠醮用酒醴用醴祝於奠時因酌福酒而醮之不重設醴也引此以見已冠則雖榮賜而不更行冠禮況喪禮乎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祭奠而告也蓋亦用脯醢見迎致廟中見之饗禮賓以一獻之禮

右第五章

曾子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

如之何者謂小祥大祥之祭何者爲不旅酬

禮也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

旅行也不旅謂不行酬爵也奠酬者主人洗觶於西階
上北面酬賓賓受而奠之主人既獻兄弟已乃更使一
人致觶於賓賓受而奠之賓乃取先奠之觶酬長兄弟
以次行酬練祭哀猶深重不以勸酬爲禮則雖奠酬而
無致爵者則所奠之酬爵不行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
亦非禮也

昭公襄公子名稠孝公惠公父名稱昭公之九世祖也

禮記章句卷七

九

大祥哀節益殺可以行酬用周神惠惟旅酬之後不行
無算爵而已孝公過於居約雖視昭公爲厚揆諸禮節
亦未有中也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與羊御反下同

與助執事也饋奠在殯之奠

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

衰七雷反下同

耳猶言而已禮也謂禮文有之

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

以與已通爲于僞反

曾子疑爲非所服者之奠故問

孔子曰非此之謂也

言非如曾子所疑若非所服者之奠則不可與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

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齊子斯反下同

奠執事陳設也齊衰謂大夫之臣爲大夫布帶繩屨與齊衰同也大功以下除大功而言謂小功緦也反者往反迭取之凡喪奠同姓有服者皆從主人不得執事天子諸侯大夫使其臣共之皆斬衰之服也士無臣故使朋友不足則異姓之服小功緦若外孫及壻可也又不足則更互往返人攝數事而必不使同姓有服者然則親者雖奠於其所服猶且不可況非其所服者乎蓋衰與敬不容相干以致一而專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祭喪祭謂虞祔練祥

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不斬衰者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緦衰旣葬而除庶人在官者爲國君齊衰三月皆賤不得與祭其與者必斬

衰者也士祭不足亦謂朋友不足也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虞則總已除練則大功已除既除則同無服者可與祭矣兼取兄弟大功以下則自足不須反之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謂己有喪而助祭於朋友

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不祭謂廢己之祭也此章之旨總言哀敬不兩致吉凶不相干有服而助奠祭惟臣於君異姓於外親服已除者於練祥則可助於其所爲服者其他則皆不可特其辭意婉轉至章末乃決言之

禮記章句卷七

十一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廢釋也謂大祥之後禫月之中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說他活反
相思亮反

說衰謂甫說衰也非禮者忘哀太遽擯相事逸尙可銜

恤爲之

右第七章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納幣納徵有吉日已請期也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

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

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七句反

使人弔者亦壻父母使之稱者使者稱命之辭世母伯母言伯父母舉例之辭無伯父母則稱叔父母嗣成也喪三年不昏嫁而男女及年不可過期故致命辭之不敢嫁娶者重前期也請者請終成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迎魚慶反下同

在塗謂越國遠嫁者父母死暴亡

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

禮記章句卷七

三

改服去嫁時所攝盛服布深衣中衣也女子之服衣裳相連如深衣之制縞白絹總束髮者長八寸皆婦人未成服之服既受命父母而行卽成婦矣趨喪至家一如子婦之禮其服齊衰期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其禮如齊衰奔喪之禮其服期免服而後歸於壻之家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齊子斯反衰七雷反

同下

曾子問也女未至者不論在塗與未惟父母之喪女未

行則已之此則雖未行迎之以卽塗齊衰大功壻所服

者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

入入寢門改服易初喪之服布深衣素冠總也此謂同宮者若異門則改服往哭之小功總則畢昏禮乃往哭女有齊衰大功之喪訃隨至亦至壻家已改服後爲位而哭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復如字扶又反

復更行也昏禮同牢及見舅姑饋饗之禮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禮記章句卷七

三

吉禮莫重於祭以喪廢則不復補況昏禮乎此統論在塗聞喪者斬衰以下皆然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

離方智反取七句反下同

思念也嗣親則親有代道矣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廟見謂舅已沒而奠菜稱猶告也擇日而祭者謂時祭

若冢婦則爲主婦而亞獻若庶婦則從於主婦而助祭婦以共內職奉祭祀爲義故士雖四時之祭不盡舉然必於納婦三月之後行之速婦執事以成婦義此二節

記者雜引孔子之言以證下文廟見乃成婦之義非荅
曾子時語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

舅在昏之明日見於舅無三月奠菜之事則以三月後
助祭於祖爲廟見

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菲扶畏反

遷於祖朝廟也生未見故死亦不朝皇大也皇姑祖姑
菲艸屨不菲蓋麻屨次止於哀次在殯宮門外壻雖爲
之齊衰期而降此三者義未至也黨鄉也謂墓域

禮記章句卷七

齒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有吉日則旣納徵矣夫婦之禮定於納徵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禮已定故齊衰恩未接故旣葬而除弔當作哭女哭夫
則斬衰

右第八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

與以諸反

孤喪主也曾子怪時或有之故問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

爲禮也

土中國尊無二上者大祭祀六尊備用室中堂上堂下各有尊然皆面神使神專之明水元酒皆統於神爲上繇此而序賓序爵雖東西南北異面壹皆以統於神爲上也禮統於一則二孤二主非禮明矣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起吏反

亟數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示所受命禮也桓公同時數處用兵遷廟之主俱出故作僞主歸而無所置藏之於廟以待後用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

禮記章句卷七

五

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鄉許亮反

位主人之位在東階下辯駁正之也康子當中庭哭踊而不拜成拜於位則當主矣哀公揖讓而升亦非禮主人當俟於位使擯者告曰寡君某須矣按春秋哀公二年夏衛侯元卒三年秋季孫斯卒故鄭氏疑其誤是也然抑以爲出公輒則又不審時出公方據國以爭未嘗適魯蓋記者口授傳譌無容強爲之說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

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側皆反

齊車金路七廟謂未遷之廟於時天子不能巡狩蓋諸侯取五廟之主以行耳言七廟者承上天子而例言之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當謂正當廟制也虛主謂無主而廟虛祖太祖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禮記章句卷七

夫

老聃名耳楚苦縣人爲周柱下史孔子蓋問禮焉藏羣主於大廟者以子孫之喪亦先祖所戚使象生者聚居哀次且示廢祭也卒哭之祭曰薦其成事成事成祭事也皇祖當反廟待祔故羣主亦各反焉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大他蓋反

去其國避敵出奔也必奉主以行者懼見毀辱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四廟以諸侯言天子則六廟入廟祭畢反廟也蹕辟止行人蓋具車旗器仗威儀

老聃云

結上三節皆老聃之言明有所授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齊側皆反
卒子律反

無遷主者謂初建國未及七世五世無當遷之主也祭告無用皮者皮衍文奠用牲祭而無尸曰奠藏埋也出退也貴命者貴所受命無遷主則主命終不以當廟之主也

右第九章

禮記章句卷七

七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

與以諸反

慈母者妾子生而母死父命無子之妾護養之喪之如母者如妾子爲其所生之母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傅教慈母養恩義一也有命則恩義一出於君非彼所得尸傅無服則慈母不當服決矣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少詩召反
爲于僞反

魯昭公十一年母齊歸乃薨云少喪母亦傳者之譌也

良善也謂善撫己練冠燕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按儀禮喪服篇云慈母如母而夫子決言其不然者蓋儀禮雖始於周公而後世因事增附非周初之舊文者多矣如慈母如母同居繼父繼母已嫁者皆服齊衰伸私恩妨公義蓋東遷列國之失禮所謂有司書之以遺後世者也流及夫子之世遂著於禮篇流俗不察守爲故常故子游疑而夫子正焉乃說者曲護儀禮而爲之說謂

禮記章句卷七

大

惟天子諸侯不服慈母而士大夫服之如母不知士大夫可以齊衰則天子諸侯可以練冠諸侯練冠旣爲非禮而士喪之如母其可得乎父母之恩性之不可解者也慈己之恩情之私也惟慈己而卽爲母則其去禽獸不遠矣通此以讀儀禮知其非盡出於周公之舊典而損益之以求天理之中亦在乎其人而已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斯之謂與

右第十章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幾居豈反下同

旅見朝會而眾見也門應門禮謂朝享之禮及饗食燕

時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廢

大他蓋
反下同

大廟該羣廟路寢而言舉其重者爾日食麻官當先測之而易期待入門而後知者古麻法多疏也雨霑服失容則易期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皆在在次也方色以旂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兵按淮南子東矛南戟西戈北鍛從天子則卽於此見天子後不復擯見貢享歸於有司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事愈遽也

禮記章句卷七

十九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天子崩后之喪訃適至也大廟主國宗廟夫人之喪則主國夫人暴亡及賓國之訃適至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統三時祭禘統禘皆舉其大者簠簋盛黍盛之器簠

方簋圓陳設於西堂未薦也言天子崩者天子先有疾遣人設祭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大廟火而接祭謂郊社五祀郊社事重五祀有司主祭不妨救日救火若宗廟之祭雖非其廟火勢近亦不得祭也接速也接祭不迎尸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飯扶晚反

禮記章句卷七

二十七

侑勸也天子之祭尸十五飯五祀禮視大夫十一飯三飯而告飽祝勸乃畢飯不侑則三飯而醕也醕不酢者尸不酢主人也祝畢獻者初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受酢遂獻祝於此遂止不行亞獻也舊註以為郊社亦然所謂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也蓋有君斯有祭主不以私喪廢所尊之祀與宗廟之祭終喪乃行者尊親之義殊也五祀之祭有司行事郊社則大宰宗伯攝焉所以全嗣君之哀戚而臣雖斬衰為義服哀有不至無妨於敬但禮不及人以示居約而已此節承上天子崩廢祭而廣言之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毗義反帥所律反

社稷統五祀舉其重者天子言簠簋諸侯言俎豆互文大夫則粢盛用敦無簠簋君薨亦謂君先有疾攝主祭也奉遵也帥效也言一如天子之不行也不言亦如之而言奉帥者君臣辭也宗廟之祭亦三年不行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齊子斯反哀七雷反下同

禮記章句卷七

主

三年之喪父父沒爲母嫡長子齊衰大功雖異門必廢小功總同宮乃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飯扶晚反

外喪爲君之母妻長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不廢祭不揜門內之恩也禮不及人急奔喪也酢而已者無獻祝以下事

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

此兼內外喪而言小功總恩益殺內喪不異外也惟同宮則廢室中之事而已者獻賓於堂獻主婦於房酬於

西階皆不行也

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不祭亦謂聞喪當祭而廢也然則士所廢祭者十一與大夫同者九及小功總也總亦謂內喪於死者無服統齊衰以下言亦內喪也伯母叔母雖齊衰期亦祭若外喪則雖若外祖父母於所祭者有服亦不廢祭但室中之事而已以此推之則庶子爲士母非長妾與夫新事他國爲君之母妻長子二者雖皆齊衰以父無服皆可祭而行室中之事不以己之私喪累先人也

右第十一章

禮記章句卷七

三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旅眾也飾表見之也言練則未練以前益可知已立不羣行不旅者不以己之喪干人之吉也弔哭禮也哀人之喪情也已有三年之喪情自不暇及於人而徒爲弔哭是無情之可飾而禮爲虛矣不言爲人哀而忘其親者先王制禮以飾君子之情則固信其無忘親之心而特虞其不誠於人爲之制爾若忘親而急人則固不足道也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不敢私服者謂君服已過變受之期父母初喪服其受服不得伸苴麻之重也殷大也對喪祭而言吉祭之禮繁重故謂之殷君服既除之後練祥之期已過惟奉新主入廟行吉祭之禮耳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除喪者必行大祥之祭然後除之今祥祭不復行而卽殷祭則是無除之禮而超從乎吉故疑其不可欲於君

喪既除之後補行祥祭也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勿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哀敬之心各以時而發當其時則誠動於中而禮行焉過此則又有必動之情必行之禮矣舍當前而追既往虛而失實故過時不復補行禮也若孝子之情以未祥祭而超吉爲憾疑於不容已然先王制服二十五月而祥過此則爲殷祭之期過時而祥則殷祭愈緩矣制不可過情必相當故君子一遵先王之成制雖弗除而超吉不以爲憾也

右第十三章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居家終殯事殷事朔望及薦新之奠之往也往助奠事朝夕謂哭奠否不往也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歸哭則飯浴襲斂之事或有不能親者矣言送君者及墓則歸不待反哭歸終斂殯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

禮記章句卷七

十四

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父母之殯送死之大者君不能奪也大夫士殯日速君殯日緩殯而反猶可及君殯終殯而後歸朝夕赴哭殷事則不往其居倚廬固於家也大夫使室老不使子孫者支子不敢當喪主也君父之喪均斬也而君者所同親者所獨故惟以殯爲重餘得伸其私恩先王制禮順人之情也如此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大夫內子內外宗女之嫁於大夫者及同姓之大夫妻也有舅姑之喪則亦惟與殷奠婦人從一恩義重也

右第十四章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

長丁丈反

誅者累述生平行業為之哀辭以作諡也長幼以族屬言生命爵死命諡皆尊以寵卑非卑者得加於尊也

唯天子稱天以誅之

天子無上臣子不得已而制諡於郊若受於天然

諸侯相誅非禮也

敵尊不可以制命諸侯薨言誅於天子天子使大史誅之周衰禮壞諸侯蔑王而自相誅於是人習於妄賤幼或誅其尊長故辨正之

禮記章句卷七

五

右第十五章 此章無聖賢問答之文或有闕文或記者雜引禮文而非必夫子之言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

裨蒲 歷反

戒備也謂衣履器用裨親身棺諸侯之棺三重其外可卒備親身者必緘治堅密故國君即位而為裨行則以從也會同征伐必終其事未終雖疾且死不苟歸薨於他國其恆也故柩入之禮必預有定制

孔子曰共殯服

共九容反

殯服自襲至於大斂之服也裨則豫制衣服不可豫設

國君之富有司之備一日二日而可爲已不共重棺者蓋歸乃加之輕則易載也此下蓋有闕文

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

衰七雷反
菲扶畏反

麻苴麻弁經布弁加經小斂後之首服也菲屨疏衰菲屨齊衰之服也此謂嗣子在國聞喪三日成服以迎柩之服不備服斬者柩未至不忍遽成服也惟杖則子三日而已病且定喪主之位故同於在國三日而杖也入自闕升自西階

此記柩之歸也闕者毀門側宮牆而入變於生者且令可容喪車行也升自西階就殯次嗣子定位踐阼故賓之也此上皆言去國遠五日卒大斂入棨棺輪車歸殯者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

免亡
通反

去國近則小斂載於路車以入至寢乃大斂小斂之服布深衣括髮以行道不可無飾故加免焉從迎之遂從歸也未大斂而稱柩者容以棨棺權載之

入自門升自阼階

未殯不忍殊之於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大夫士卒於外遠近先後之禮節皆同

右第十六章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封與窆同彼

驗反下同

遂終事之辭封下棺子嗣君未踰年之稱嗣子實土三贈而後返羣臣皆俟不俟者急歸哭也歸奔不改初喪之禮所謂不敢私服也凡送葬免而衰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改服者奔初喪之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披上衽不敢以私服奔君喪也封而往虞則室老行事送而封乃送死之大事故於君父不得不終之過此方能為新喪者致哀也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為介之為于偽反

上牲少牢宗子小宗也家者廟在其大門以內也介貳也與宗子同禰則祖禰之廟皆在宗子家與宗子同祖則祭祖於宗子家祭禰於冢子家即冢子為宗子矣若庶子為大夫得立三廟亦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惟賜

氏者乃得於家立廟則不就祭於宗子之家矣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宗子有宗廟之守雖不安其國無去義居於他國必其有罪而君放之也非使而言使者示有所統也言執不言薦不敢當薦主也庶子無分於長幼爲大夫則攝祭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綏與墮同許規反

攝主卽庶子爲大夫宗子出奔而代祭者也厭之爲言飫也尸不在而奠祭惟在於飫神而已不厭謂不陽厭天子諸侯明日乃釋下大夫不賓尸則有陽厭若上大

禮記章句卷七

三

夫賓尸則固不陽厭此言不厭者以下大夫言之若攝主爲上大夫則不賓尸通於不厭也旅旅酬假與嘏通福也尸酢主人已取黍稷命祝授主人祝東面致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綏者墮減之意謂尸食時取殯醢黍稷肺羹減去之置於苴上祭始制飲食者祭之盛者也配謂祝辭告以妣某氏配五者皆盛禮攝主不敢當盛不備禮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此申言不旅之禮布設也布奠者主人酌酬酒以奉賓奠於賓俎之北賓奠者取爵奠於俎南不行酬也

不歸肉

歸求位反

不歸賓俎也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辭戒賓之辭與宗子爲兄弟則稱兄弟昭穆異者尊卑皆稱宗子辭猶言云云其辭如常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爵謂大夫庶子無爵則以次長者攝主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望墓則於野矣時謂四時之祭期無爵則不敢入宗子

禮記章句卷十

无

之廟踐宗子之位懼辱其先也此謂世祿之家被罪見逐者春秋傳曰欒郤降爲皁隸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宗子死死於他國也宗子死無復歸之望故庶子得以自祭於其家若無田則薦於寢耳稱名告神辭不言孝但稱子某宗子死既有代爲宗子之義宗子雖有子畱他國亦且別爲族姓而宗分顧宗之相傳必有所受今未歷宗子之代不得先後有兩宗子故猶避之身沒而傳其子則卽以己爲祖而子爲宗子矣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徒門人庶子祭者以宗子出奔客死庶子之子承祭主也若順也言順於夫子所言之義也今謂記者時其時有祭者宗子雖死己未易世輒承祀也首原也誣妄也此一節非夫子之言記者引伸以譏時而證禮耳大抵此篇爲記者所附益多矣卽此推之可見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

謂或時無孫可爲尸則但行厭祭亦可否

禮記章句卷七

三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成喪謂免殤以後喪服不降者孫謂在孫列者同姓謂若魯姬姓則公室三桓臧展之屬又無則鄭衛曹滕之裔亦可惟辨其昭穆不亂而已

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殤雖有在孫列者以殤無父道不可爲之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凡祭必有二厭再稱孔子曰者更端以具言祭殤之禮也祭之始尸未入爲神席於奧祝奠酌於鉶南告饗於

神西南隅當室暗處謂之陰厭尸既設改饌於西北隅如饋之設布几筵西北隅當室明處謂之陽厭正祭則二厭具求神不一之義殤祭則用其一此言或陰厭或陽厭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本備字之誤平秘反

祭備而後二厭具曾子疑祭殤不備禮則統一奠而已何陰厭陽厭之分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胙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祭殤之殤蓋肺字之誤

宗子謂父已沒雖幼而已嗣為宗子也庶子其兄弟也

宗子成人而死則求其兄弟或族屬之親者為之後以繼宗今殤無父道則其庶兄弟自承宗後不後宗子不入世數故祭無尸而不立廟其祭陰厭而已吉祭卒哭祔廟之祭對虞為凶祭而言殤祭祔而止後不祭矣成牲曰特牲未成牲曰特豚凡殤祭特豚成人吉祭少牢此酌其中也不舉無舉肺也祭肺刲舉肺長終肺胙俎載心舌為敬尸設者利養也成備也祭畢祝告利成遂導尸諛三者皆事尸之禮元酒禮之盛者言祭宗子之殤其他饋設與正祭等惟無此四者爾以其既嗣為宗子本當尊位故於奠奠之如正祭始祭之禮故謂之陰

厭言與正祭之陰厭同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謂庶子之適殤若庶子之庶殤則不祭無後者庶子雖成人而死無子則不爲之立後也祭於宗子之家者就其宗廟之昭穆而祔祭也室之白西北隅與牖光相射處也尊於東房異於正祭及宗子之殤尊於戶東也此庶殤無後者不得席於輿而居尊位又其陳設皆不得如正祭之始事則一如尸謏以後之禮求之於西北隅曲致其意而已此二節釋殤祭之奠而得名厭者以其席位禮節之畧同而陰陽不兼舉則其異也上節言祭肺以下四事陽厭亦無不重言者陰厭嫌於有陽厭無嫌也

右第十九章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不方九反

柩所行之道曰塋變謂異於常禮不者如常而無所變也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已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

從才

反用

巷黨黨名蓋周畿內六鄉地就道右以欲久駐故不中道避行人凡凶事交相左聽變俟日之變既明反日復明也再言曰者行而后告夫子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夫防無反數桑谷反

反葬送葬畢事而歸也不可以反言必於是日葬不可畱止已謂食已復明數與速同遲則恐不能畢葬事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朝直蚤反使免

禮記章句卷七

吏反夫柩之夫防無反莫漠故反

逮日及日未沒也奠釋奠於行主舍止宿也蚤日未出莫日已落也於時皆見星矣罪人謂逋逃者死而形歸於土終始之大事當與吉行均不可同於罹罪禍者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病患

病余廉反

行禮謂以禮詔相人病與阡同近也冒闇而行且有罍側之憂矣

吾聞諸老聃云

禮文所闕微之於所授

右第二十章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
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使色吏反卒子

律反復芳服反

復招魂來復有司謂主國之君所使授館者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

詳釋起疑而問工於問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
此之謂也

自猶於也卿館於卿家大夫館於大夫士爲介館於士
皆館於其廟公館諸侯所建立以待賓客春秋傳所謂

禮記章句卷七

三

壞晉之館垣者是已公所爲者公家之離宮別館權以
居客者二者館內更無主人故凶禮得伸若在他人之
廟則不可登屋履危號呼徹扉以至凶干神人矣先王
制禮務達人情而後可行也蓋如此且復者極致生者
不容已之情耳輟之亦無大損非猶夫哭殯爲送死之
大節而不可廢則私館不復亦詎不可哉

右第二十一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
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土周望周燒土坯以周於棺而無椁園宅舍閒隙地輿

機爲輿牀設機挽之園旣近不行塷道閒無事柳車之飾檀弓記周人以夏后氏之塷周葬下殤則周初之禮也其後不葬於園而於墓墓在郊去國遠遂飾柳車以行於道中曾子疑其非禮而問之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

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召上詔反

史佚成王時太史以官氏佚其名也言墓遠者佚不忍其子欲葬於墓而患其遠也棺斂棺飾帷荒之屬於宮中殯而遂以行也豈不可者謂行遠道則不可以無飾蓋禮失而徒節其後則成乎兩失周公微辭警之欲使勿葬於墓則自不須飾也行謂用周公之言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衣於旣反

衣亦飾也用棺可也衣棺則過矣周初制禮史佚賢者早不能守惟狗愛而不能裁之以義欲使人墓域而遂不容已於過飾是以君子行禮必慎其本本亂而求末之治不可得已篇內四引老聃之言以爲信從聖人取善無私而不背其本亦可見矣老聃爲周柱下史故三代沿革之得失習之熟而辨之明夫子適周而學焉以其有文武之道也聃亦委曲詳告而無不盡若其賤禮

尚無之說夫子既不屑問而聃亦知其不可語於夫子之前而不及之則聃之知人有恥固非後世好爲人師者爭以喙鳴之所可及而莊周列禦寇之徒抑詆聖人以尊其師誣夫子以猶龍之歎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右第二十二章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

齊子斯反
衰七雷反

宿豫戒也爲吉祭之尸者先夕或迎之內喪尸之私喪齊衰統功總而言舉其重者惟斬衰及爲母齊衰則辭於公而改尸

禮記章句卷七

美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尸已筮於神而神依之則不得以私喪廢矣必出舍者在宮中則必哭不可以凶于吉

右第二十三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

下尸
嫁反

弁冕者或弁或冕一如其所爲尸者之服公尸而弁者其先祖或爲大夫士也

尸必式必有前驅

必式在車不忘敬所以交於神也前驅前車清道者君出則然雖先祖爲大夫士不應有而必有之所以尊神

也

右第二十四章 此章引孔子平日之言明尸之尊以申釋上章不以私喪而廢之義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

司與

卒子律反辟毗義反與以諸反下同

無辟謂任其事而不辭也初有司者謂有司失禮因事創爲而後遂因之春秋之世墨衰絰以卽戎者相沿爲制故子夏疑而問之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禮記章句卷一

三七

致事致其官守政役於君也既殯而致者殯前哀遽念不及事故殯乃致也既葬而致者以喪紀有需於家臣胥史采地祿田之用畱君惠以事親也然雖未致君亦不使奪人之親謂君奪之奪親謂以寵利爲重而自奪也謂之奪親者心不存乎親則無親矣後世或謂之奪情情可奪也親不可奪也知非僅奪情而爲奪親則史嵩之楊嗣昌之流罪通於天矣君子一言而立天理人心之極者此類是已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疑時禮文有之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爲爲上于僞反下如字

魯公在喪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故出師禦之事見書費誓序從逐也逐戰勝攻取之利若晉敗秦於殽之類是已弗知者謂不知其何以爲心門庭之寇禦之則爲不得已往攻則爲見利忘親此爲諸侯之以保其宗廟社稷爲孝者言之爾若後世仕者本無世守之責天下之大賢才之眾惟君所使而怙保權勢貪功希賞沿墨衰之制逮其終也無有不覆師而敗國者天理善惡之報其不爽也固如是夫

禮記章句卷七

右第二十五章

三

